



半夜“机”叫



城管笔记 | 王定方, 宁波城管普通一员。

◎王定方

三月夜凉风寒,照理不该有太多的“机”叫的,想到这里,在巡逻车中的我心里觉得安稳了些,挪了挪身子,让自己坐得舒服了些。但是人算不如天算,指挥中心的呼叫还是划破了夜空的寂寞:某工地施工扰民。

我们立刻驱车前往。夜间的城管力量并不强大,一个区总共才两组十几人。一组五六人或六七人需要负责管理无证游商、烧烤摊贩等,另一组人五六人或六七人负责巡查工地、道路,检查渣土车辆等,其中三个人(一辆车)必须负责处理举报。但这也并不固定,需要按实际情况随时调整,因为时不时有突发状况,而且处理举报有时间限制,不能拖延。

被举报工地与居民楼隔街相望。

驾驶员关闭了汽车马达,打开车窗,仔细倾听,并没有机械运行、钢铁撞击、马达嘶鸣等工地施工的声音。阴沉沉的夜,冷风凄凄,夜色茫茫。

下车走到工地门口,一盏幽暗的灯,把几棵矮树的影子拉得老长,矮树上洒满尘土。工地内,一根竹竿挑着的一盏灯,显得昏暗寂寞,散放着的沙子堆了几堆,有水泥拌过的痕迹,搅拌机似乎用过不久,带着残泥,一把扫把斜靠在搅拌机上,扫把头已经有些秃了……

门卫室,日光灯亮着,四周雪白的墙壁反射得唯一的桌子有些晃眼,别无他物,空无一人。后面的墙上有扇门,通里间,里面黑灯瞎火的。

大概是刚刚有物资运送进来,卸货的声音影响了居民吧?我们揣测。由于交通管制,运输设备、材料的车辆白天是进入不了市区的,所以工地装卸货的货车常常会在夜间进出,并进行装卸作业。但这个过程往往是短暂的。

尽管觉得这个工地并没有施工行为,但我们还是进去了,一探究竟。

小心地避开脚下碎石、矿泉水瓶、废弃工具、枝条、铁丝,继续勘察。工地地面往往杂乱不堪、无处落脚,这个工地算是很干净的了。曾经有一次去工地,一路泥浆。一脚踩空,整个皮鞋都陷进了淤泥中,泥浆从鞋口灌了进去,满脚的泥与脚趾相互挤压,半条裤子上都是泥。但这只是狼狈,并不十分危险,危险的要算前年寒冬,大概凌晨2点,那个工地里面没有道路,只有渣土车碾压过的凹凸不平的车痕,我们勉强开了进去。车子摇摇摆摆地,经过不少坑洼,快到挖掘机跟前了,最后,小心翼翼地避开了一边的泥潭,却还是无可避免地陷进了另一边的泥潭,大半个轮胎陷了进去。先试着踩油门,马达轰鸣,却无丝毫进展,进退都不能,只那泥潭被刨得越来越深,整个轮胎都陷入其中。前面三五步远是深坑,边上咫尺也是深坑。这两个深坑连在一起有足球场那么大,里面竖着一根根的钢筋,像利剑一样。整个深坑就是一只张开的血盆大口,随

时准备吞噬一切掉入其中的物品。那夜月光明亮,孤独冷漠。

居民楼上的灯光衬出了一个张望着我们的剪影,高大。我们很理解:有些人,特别是老年人,本来睡眠质量就不好,稍有动静就容易惊醒。而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,甚至能震得窗户都随之抖动。勉强自己入睡,也难免辗转反侧,心神不宁。这的确是糟糕的体验。

搜索往前,发现前面三五名工人正手工抹着水泥地,倒没有什么大的声音。同事还是让他们停下来。但他们继续抹着水泥,头也不回。被劝得不耐烦了,其中一人才说:老板让我做,我就做;老板让我停,我就停。言下之意是你们跟我讲得天花乱坠也不会有结果的。同事问负责人在哪里,无人回答。

这时门卫室里闪出了一个人,西装革履,看起来像负责人。刚刚灯火全无的门卫室里间竟然有人!

我们连忙迎了过去,尽量友好地向他询问情况。他说刚刚用机器磨水泥地的时候有些声音,但现在还不能停下来。他说:“我也没办法啊,半途而废的话,整个水泥地明天就全报废啦。这可真损失不起。”

我们也略知一二,浇筑水泥,由于工艺上的特色要求,是绝不能半途而废的,不然材料会全部报废。一个稍大的工程报废一次,损失可能要上百万元。我们只好退而求其次,问他最早何时能停。

他说还需要半个小时,把急需处理的处理一下,其余明天再处理。我们问他们公司名字,问他不是负责人。

“公司名字……呃……我不太清楚。”他用手摸着鼻子,犹犹豫豫地,而后又很坚定地说,“我是门卫。”

我们跟指挥中心解释了这里的情况。但愿告一个段落吧。我不是矫情,的确只能是“但愿”。我既碰到过被举报的工地出尔反尔、屡教不改的,也碰到过举报电话一个接一个、穷追不舍的。有一次,也是半夜2点左右了,我们去处理一个铁路夜间施工举报,但是铁路施工方根本不配合。而整个铁路是个封闭系统,我们根本无法进入,也不能随意进入。我们只好留了证据,发了文书,汇报了领导(城管领导也挺惨,常常半夜“机”叫),并且亲自跟举报人做了将近半小时的解释,最后被威胁投诉,还被怒挂电话。第二天傍晚,举报人却打我的手机了,我又解释了近大半个小时,他还是不依不饶。而当时我才吃了半碗饭,急着上班。最后实在不堪其扰,我说:“不好意思啊,我现在是下班时间,请你打电话给上班的同事好吗?我们有专门的举报热线。”他说:“公务员有下班时间吗?下班时间就可以不处理公务吗?”我一时语塞。本来我觉得下班时间是个人时间,应该是可以不处理公事的,只是经他这么一问,我也想起,只要有什么情况,我们的确需要随叫随到,加点班也很正常的。所以,至今我也不能回答公务员是不是下班时间可以不处理公务的问题。

和谐社会,相互体谅吧。



借钱那些事儿

◎雨田

那个夏日黄昏,我刚把车子开到楼下,见小区一保安满头大汗地跟着小跑过来。我物业费、停车费都及时缴清,不明白保安找我什么事。车子停稳,他堵着我车门,急急地说,妹子,我想问你借点钱。

借钱?我跟你非亲非故,干吗问我借钱?他说,我女儿脚骨折住院,还差一点住院费。我第一反应是回绝,我说我刚买了房子,借了百来万,自己都缺钱呢。他讨好地说,我跟你老公是兄弟,他如果在,肯定会借给我的。言下之意,我没我老公乐善好施。我不吭声。他继续磨:也不多的,一千吧,至少五百,你们再缺钱,也不少这点钱的,对吧?想想一个保安问业主借钱,也是迫不得已吧。我心软了,说,好吧,但我身上真没这么多现金,你若要,我去银行取点。他喜滋滋地道谢。我下车,去银行取了钱,然后依他意见,在车库背人处给了他一千元。他接过钱时说,这钱恐怕得过段时间才能还你。我说,行,先给你女儿看病吧。

到了年底,他丝毫没有还钱的迹象。我向老公抱怨,说怎么不讲信用的,说好是借,竟然不还!老公说,你傻啊,你当初给他三五百不就得了,权当救助,也就不会惦记这回事了。我有点委屈:可是,他说了是急用的,三五百不够,还得再问第二个人借不是?

转眼两年过去,我每天进进出出,他每次都殷勤地打招呼,神色坦然。感觉尴尬的人是我,虽然已经不再幻想他还钱,可我如同庸俗的路人,人家已经放下了,我却始终放不下。

婆婆经常说,钱这东西,借不借随你,还不还由他。她的宗旨是做人不亏不欠,不与别人(包括亲戚)有经济“上落”。我妈就没婆婆理性,她有余钱后,第一是“人会”——农村私下里的小额存贷方式,会主邀十几或几十户人家,每月固定时间交“会费”,要用钱的人就标“会”,不用钱的人便有“标钿”。我告诉她这是非法的,不能贪恋那点小钱,本金安全更重要。可她不听,说入个会能把零钱攒起来。结果真有一个会主卷着即将到期的会款跑路了,我妈损失上万元。她老人家还有一个毛病是心软,她经常借钱给别人,说是借,也有一点微利。有一个生活困顿的邻居,平时周转不济时就向我妈借钱,借了还,还了再借,还算守信。去年他儿子结婚买房,又到处借钱。我和弟弟对我妈说,这次千万不能借,因为以他的经济状况,不知猴年马月才能还清。可那家女人天天来求,我妈磨不过,借了她二万的私房钱。前阵子那男人病故了,女主人嗯嗯啊啊地说记不清钱款数目了,气得我妈半个月没睡着觉。我有“哀其不幸、怒其不争”之感。

我没有遗传我妈的节俭品性,向来是赚少花多,每月会对着银行的信用卡账单发愁。刚定下房子时,我首付的预算包括了我和老公账上的公积金,可是公积金的提取要提供购房合同。当时老公远在西藏,弟弟手上的现金远远不够。跟闺蜜聊天时,我说定了一套房子。她立马反应,钱够吗?我手上有二十万,明天就打给你。另一个朋友说,买房好啊,改善生活品质,还缺多少,我马上转账。有她们两个的赞助,我顺利签了购房合同,提取了公积金后,立马把借款打给她们。那个初夏,比买下心仪的房子更让我开心的是,我竟然有两个无偿信赖我的朋友,平时只当是谈风月、发牢骚的君子之交,没想到也可以有世俗温暖的金钱往来。

老话讲,救急不救穷。钱可以借,但借贷数目必须在双方能力允许的范围。可是总有那么一些人,因为不节制的欲望,过度透支了未来的幸福。他们先是把窝边草都啃完了,然后刷信用卡、小额贷款,甚至是高利贷,一步一步地走火入魔。这类人,再有钱亦是不能借的。



总第 6087 期 配图 梁溪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